

翠袖乾坤

文潔華

我受不了他人，他人當不了我。譬如我做不了麻木不仁之事，他人也受不了他們眼中「的婦人老幼」。

人各有志

我跟一位退休高官膳聚，聽着他批評某些官與他共事的人。「他做事不成，太仁慈了，在我眼中這是弱者的行為，我因而決意不要讓他人升職。」

中國找到高速鐵路的展覽櫥窗

我不知那些無敵的基礎是怎樣勝任的，也不知他們快樂的基礎在甚麼地方。是因為易辦事，快捷妥當，來自此種的滿足感，比看見那些因為得到機會而有所改變，並重新有美好生活的人更為愜意。

巨大的優勢在開發的經營頭腦。中國想到了「在最高的鐵路系統上開闢有那麼高速的火車，即「火車」的絕妙好計。即是說，高速鐵路軌道可以跑時速三百公里的火車，但是，作為第一階段，時速僅是一百二十公里。

學會尊重

何冀平

晚七時，北京首都劇場小劇場門口與往日不同，觀眾排成隊，在聽琴琴歐丁劇團經理人何冀平須知：手機關閉，嚴禁拍照，遲到的人不能入場，演出中間只要有手機聲音，演員就停止演出，且不復演。

觀眾臨開演前才准許進劇場，男演員拉開幕布，演出開始，幾個遲到三十秒的人在我身後弄出粗重的聲音，真害怕演員鞠躬停止演出，我這三千里地就白趕了。

竹之念想

袁星

兩行的，三行六行的，一排排翠綠的毛竹被綁紮成一個個方形組合體，栽到路邊的花壇裡。時間正處夏季，陽光，熱辣辣地炙烤着它們。依常理推測，這種環境，一個花壇能栽活三兩棵就屬萬幸了。

又是一個豆腐渣工程，看到路邊突然多了一罐罐毛竹，我在心中輕蔑地揣測。綠化苗年年栽，年年死，年年換，這已成了一條規律。通往我老家的，是一條普通的鄉鎮公路，路邊栽過很多種花卉和景觀樹。柿樹栽過，松樹栽過，次次都是有人栽沒人管，死的永遠比活的多得多。

耐寒耐旱的松樹都栽不活的地方，能栽活竹子？炎炎夏日是栽竹子的時節？怕是哪個領導收了苗木公司的好處，大筆一揮批下的吧？竹，被很多人讚賞過。由於寓意美好，經常被繪到迎門牆上。但栽到路邊，無花無果，觀賞價值欠佳，總是不妥的。

「咬定青山不放鬆，立根原在破巖中。千磨萬擊還堅韌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。」鄭燮這首《竹石》詩，本是為畫作而題，卻比畫作更淋漓，把竹的堅韌不屈品格揮灑到了極致。能夠咬定青山、立根破巖、不懼東西南北風的竹，我沒見過實景。鄭板橋先生的這幅畫作，雖沒見過真跡，卻在網絡中欣賞過了，但我不認為竹子的生命力真的如此頑強！

最初接觸竹，其實是在課本上，也不是竹子。那時的課本，少有圖片，有也是寥寥數筆的黑白簡圖。課本上的，是個乍看像根尚未剖皮的玉米棒子的竹筍。記得竹筍和白菜、卷心菜、西紅柿等蔬菜在一頁紙上，體態飽滿光潔，聽老師說是可以吃的，且味道很美。物質貧乏的年代，估計居於北方的老師也沒嚐過，只是道聽途說而已。

一旦發現竹枝上長出竹筍，就悄悄回家，讓母親給我炒着吃。好像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盼，盼着嫩竹快長粗，快快結出竹筍。竹子發芽那些天，我每天都積極，早去晚回。可惜，在那家學校上了三年學，沒等來一個竹筍，也沒敢拔一棵回家。竹子天天在長，總是不見粗。當時我心裡也犯嘀咕，都傳這種毛竹不結竹筍，八成是真的。

此後沒幾年，母親不知從哪裡找來一棵竹子，葉子半乾了，根和竹竿還蒼翠鮮亮。我如獲至寶，趕緊刨坑栽上，澆水松土鼓搗了兩個多星期，期待它能發出新芽來。那棵竹子的竹竿和葉子，從栽上那天開始，一直沒變樣。懷疑它死了，我拔出來檢查，埋在土裡的根節濕潤鮮翠，芽子油光閃閃，好像還活着，接着再埋上。拔了幾次，栽上幾次，直到下雪結冰了仍沒見它發芽，才徹底死心。

攀登過幾次蒙山。在蒙山腳下，有幾處竹叢。說是竹叢，是因為那些竹子雖然一大片一大片長勢很旺，卻淨是些小時候見過的那種手指粗細的竹子，不太像能長出竹筍的樣子。遠遠瞧見，有隔離網圍着不能靠近，只是看看罷了。

拍婚紗照時，外景有兩個地方可選，蒙山腳下和日照海邊。山和海，都是親近自然之地，熟悉蒙山，嚮往海邊，本無法抉擇。時間不太充裕，蒙山離我們近，去蒙山吧！

攝影師引我們通過一大片毛竹叢，繞來繞去，進入一個新建的八角亭。在八角亭拍了兩張照片，繼續深入。經過一個石刻拱橋，便是一片竹林。

竹子直徑十幾二十厘米，四五米到十多米高，一米左右一棵。竹林太密，竹葉茂盛，裡面甚是幽暗。夕陽被枝葉撕碎了，弱弱地斜進幾道，只能算得上一點點綴。在竹林裡拍了幾張照片，尋找竹筍的念頭再一次在我心裡萌生。這種竹子足夠粗壯，按理說是可以長出竹筍的，或許是節令不對，竟沒有一個竹筍冒出來。

十幾歲時，幾經坎坷，我家栽活過一次毛竹。聽人說竹筍就是新出的竹芽，我拔過三四個短小的嫩芽，每根七八厘米長，央求母親給我炒了吃。母親將嫩芽切片切絲，用花生油炒了。炒乾的竹芽，嚼起來就像是在吃乾乾的蔥白外皮——香鹹乾嫩，絕非美味。那是我唯一一次得以品嚐新鮮的「竹筍」。

近年來，我從超市買過幾次醃製的竹筍。一包包的，粗的像豬崽子的尾巴，二十多厘米長，一節節由粗漸細。細點的只有三四指長，細如筷子。大部分竹筍泡在鹽水裡賣，吃起來鹹鹹的，不脆不香，沒啥滋味。而課本中的那種玉米棒子樣的竹筍，我從未遇見過，味道應該比醃製的小筍強很多。

和醃製竹筍的到來幾乎同步，村鎮上已有毛竹栽種了。我老家那邊，村裡栽有幾處毛竹，單位靠公路樓下的花壇裡，也栽了幾片。我發現，第一年栽種的毛竹，和小時候用過的掃帚上的毛竹一樣。第二年長出的竹子，比上一年的粗。第三年長出來的竹竿，比第二年的再粗一些。如此幾年下去，毛竹應該是可以長壯和結筍的。

讓我詫異的，是大路邊那些夏天栽種原本已枯黃過半的竹子，一到秋雨多了，竟齊刷刷返綠。這些本來沒抱希望的植物，成排成行，綠成了一塊塊稜角分明的長方體。規規矩矩的綠色枝葉，整齊有序地排在道路兩旁，像飽蘸了生機的海綿塊，無花無筍，別具一格。



竹子 作者提供圖片

進出舞台不容易

大家都知道演員必須記牢自己在舞台上的台位，即是應該跟導演演之意在台上走動，不可以隨意不在是導演要求的位置站立或坐下。那麼，他們進出舞台的台位呢？大多數觀眾都將演員準確進出舞台視作當然，以為是一件很順理成章，不用特別花工夫排練的事情。其實當中大有學問。

「魔鬼教頭」Rosa

二零零零年，一度離港居住歐洲的筆者偶然回來，亦被邀參與廣州某商場開幕典禮，竟然無意造就了往後十多年與中國南大門、廣深港之間建立出非尋常的深厚關係。

揀旅行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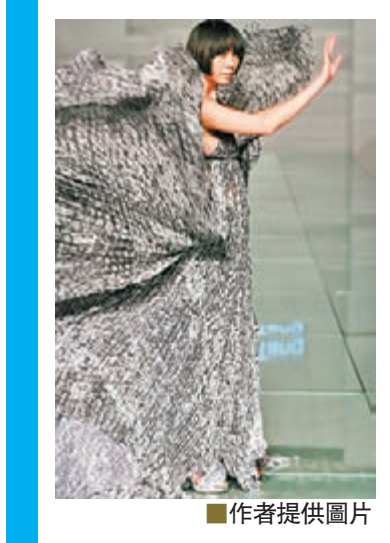
跟團出外旅遊，旅行社、遊程、航機、酒店，你會怎樣選擇？如果是自己的選擇，我首選最想去的地方，然後看是否自己排斥的航空公司，繼而是旅行社，酒店反而是最後的考慮。

此山中

曾慶雲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旬在香港上位的模特兒，我愛將之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時裝周演繹筆墨，精彩演出還上過當時《南華早報》頭版大戶外。

百家廊

袁星



作者提供圖片